

发现

贵溪毕济川与济宁济川坊

高建军



在江西省贵溪市，旧有“父子三翰林，一家四进士”的佳话。

554年前，工部济宁分司主事毕瑜，在济宁城内主持兴建一桥，榜题“济川”。恰巧这天毕瑜长子出生，也取名“济川”。那年是明成化五年，公元1469年。第二年，又有次子，名“济时”。这爷仁，毕瑜，中明成化二年（1466）进士二甲第58名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；毕济川，中弘治十五年（1502）进士二甲42名，官翰林院编修；毕济时，中正德六年（1511）进士二甲第40名，选翰林院庶吉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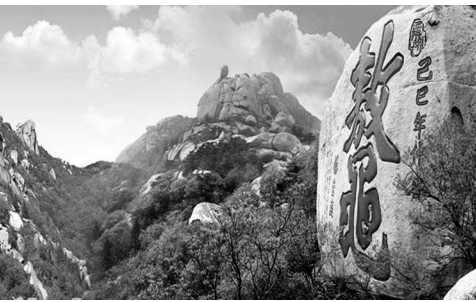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毕济川之孙毕三才，又中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进士三甲第18名，官至七省巡按，升太仆寺少卿。贵溪毕家于是有了“翰林世家”之称，建有牌坊，荣耀故里。“一门三进士今绝少，父子三翰林古无多”，一时名震朝野。

这祖孙，又是如何与济宁有这些联系，与济宁运河扯上故事的呢？

毕瑜，字廷珍，江西贵溪县白田乡小田村人，生于1435年十二月初一，卒于1480年。中进士后的第3年，即成化五年，以正五品郎中銜来济宁任工部分司主事，也便有了开头说的桥与儿子同取一名的故事。

这篇故事，又是曾孙毕三才的同年，内阁首辅朱国祯（1558—1632）在《涌幢小品》记录的一段往事。文章不长，录此存查：

济宁州济水，会洸、沂、泗之水，皆循大清河故道。旧未有桥，成化中，工部郎中毕瑜，贵溪人，创为桥，榜曰济川。落成之日，长子生，遂以名。弘治壬戌进士，翰林编修。又一日，梦绯衣绶巾者，称宋邢魁，曰：“公堤大逼，吾官将为行路，奈何？”亟索堤傍志石，丹书炳然，改筑堤，封其故墓，为文以祭。匝岁复见梦曰：“愿为公后以报。”诒朝生子为济时，正德辛未进士，亦工部郎中。孙三才，与余同年，己丑进士，御史、少



到了济宁的邹城，当然要去登峰山。在邹城市区坐车，半小时就到城南的峰山。

车上遥望，峰山峭拔苍翠，灰白色的山岩点缀在青绿的山衣上。我从东门进入景区，走近山脚，发觉刚才遥望到的山岩其实是由石头堆叠而成的山体。

仰望峰山，山坡和山脚处石头最多，这些花岗岩石，形态不一，数量众多，堆积叠垒，别致奇巧。走到连心桥旁，看到一片壮阔的星海，众石罗列累叠，如深不可测的海渊，而坐高位上的巨石，似汹涌翻腾的海浪。

山脚处日光毒辣，一登入东线郁郁葱葱的山腹，就不再受骄阳的炙烤，海拔渐高，偶有山风吹过，顿觉清凉解乏。人工开凿的登山石阶，

小时候总是觉得，能住在诺大的微山湖畔边是一种享受。美丽的大湖，给了儿时伙伴无限的快乐。儿时的感觉是神奇的，旖旎的微山湖，披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清冽而纯净，灵动而亲切，恬淡而迷离。对于孩童来说，大湖就是天，是地，是人生的全部。

大湖不像城市那么博人眼球，但她浑然天成，日出斗金，花草遍布，水鸟成群，让我感觉这里才是天地人合而为一的福地桃源。

最喜欢夏季撑一叶小舟，穿梭在碧波荡漾、蒲苇葱翠、荷叶铺展、荷花盛开的荷塘芦荡里，撩着清凉的湖水，顶着田田的荷叶，嗅着花草的清香，吃着脆嫩的莲蓬，追逐着蜻蜓蜂蝶，唱着动听的渔歌——那是真正的湖味，是家乡味，是梦中的味道，让我迷醉，眷念不已。

大湖上下，尽是撒欢儿的孩子，大呼小叫，前呼后拥，你追我赶，打打闹闹，天性的释放，无拘无束的，吵嚷着清静的大湖。

几十年后，想起儿时的三情二事，总觉得珍贵无比。摇曳的芦苇，粗壮的蒲草，出水的红荷，滚露的莲叶，喷香的莲蓬，俏立的蜻蜓，翩翩的蜂蝶，掠翅的鹤鹭，洁白的白帆……还有藏在水中的甜藕、芡实、菱角、四鼻鲤鱼、五节腿青虾、

卿。

晚明杰出思想家、毕三才的状元同年焦竑（1540—1620）在《澹园集》第二十卷里，也以《重修济宁州济川坊记》为题写了这一故事。

毕瑜于成化十年（1474），由京官调任提督山东学政按察司金事。在此任期间，也留下一些佳话逸事——

在邹县孟庙致严门外题有《告孟庙文》，关于孟子学说的观点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。还命邹县教谕刘浚、阳阳教谕宋叔昭、峰县教谕吴伯淳三人编纂《孔颜孟三氏志》，五年“凡五易稿而得七八矣，然家藏典故不能尽详”。

成化十六年（1480），刘浚、吴伯淳因公务暂离，毕瑜也在这一年去世，此书编纂遂告中辍。成化十八年（1482），刘浚得到孔公璜所作《祖庭广记》，补充前稿不详内容才得以完稿，后由邹县知县张泰助篆刻印而传播于世，亦算告慰了毕瑜在天之灵。

毕瑜游尼山，先后拜谒了颜回墓、夫子庙、观川亭、智源溪、坤灵洞等，感叹道：“天下之大，非无名山大川可观，而千万年斯文独肇于此。得非天地五行精华之气，自开辟初已秘于此？一旦吾夫子应祷而生，有以独得之，尽夺天下古今之秀，为人之至，又为圣人之至也耶？”回到济南仍感奋不已，遂撰《尼山记》。在泰山、济南、日照、邹平等地，也留下许多怀古咏史的诗文。

毕济川（1469—1510），字汝舟，1502年33岁中进士，41岁即辞世。因书法、文采俱佳，且做事勤谨严笃，“留馆”担任编修，一直在翰林院“爬格子”。得以参与修纂《孝宗实录》，被誉“史法精整，缀词简古，如汉唐人笔”。在家乡为母亲方氏守孝间，以编纂国史的水平主修《新安毕氏族谱》17卷，杂著《春秋会同正蒙解》诸集行世。虽与济宁济川桥同名，却与济川桥、济川坊再没发生过故事。倒是其弟济时，其孙三才，与

外地人看济宁

我从塞外来登峰山

内蒙古呼和浩特 范小海

或陡峭笔直，隐于树荫之下；或迤逦蟠曲，蜿蜒于巨石之间。最宽处一丈有余，最窄处仅通一人，有时可见峰山巨石与登山石阶互靠相接，连为一体，竟给人以登山石阶是天造地设的错觉。

登山途中，耳闻鸟鸣啾啾，舒缓了疲乏。山中空气清新，可嗅到略带青涩的植物气味，常见的活跃动物有鸟、壁虎、蜜蜂、马蜂、蝗虫和黑蚁等，山上随处可见马陆，这种外形奇异、慢吞吞蠕爬的亮黑色虫子，让来自塞外的我称奇。

峰山多奇洞，大的如仙人洞，弯腰入洞后发现洞内空间广阔，清凉幽静，而小洞不计其数，或一石当顶即作一洞，或几石堆叠搭积为洞，或依泉脉自成一洞，泉洞内清泉淙汩，泉声叮咚。最让我惊异的是那些玲珑玄妙的海蚀岩洞，几亿年前，峰山尚在海洋中，海浪奔腾冲击，凿蚀山石，时至今日，峰山距海洋已逾200公里。我抚摸海蚀岩，上亿年的时光在指尖滑过，不禁感慨地质运动的神奇和自然力量的磅礴。

风物

大湖流淌的心音

鲁亚光

黄盖大甲鱼，等等等等，尽如粒粒珍珠，镶嵌在微山湖这块巨大的宝石上，精芒灿灿，熠熠闪光。

微山湖处处是宝，看似无用的杂草、青萍，或者泥藓满身的藕根、田螺，都是天然食品，养生至宝。

每年6月初进入大湖纵深，在她的怀抱里游走，到9月底回来，你就成了大湖的一分子了，满身的水味、草味、莲味、鱼腥味、清香味，这些都是纯粹的湖味儿，真实的家乡味儿。何其快乐，何其幸福，何其享受。

真正是：青萍连霄汉，灼红透远郭。莲尖吐玉露，雨底听响荷。

湛蓝是天空的底色，青绿是微山湖的底色。水天间最不缺的，就是色彩之美。

红色是十万亩荷花池的底色，让人向往而不会眼花缭乱；间或盛开的婷婷的白莲花，是对

济川桥、济川坊和工部济宁分司，又延续了开篇所述逸事。

毕济时（1470—1535），字汝霖，号茅洲，正德六年（1511）进士，仕终工部管河司郎中（正五品）。《明武宗实录》等有关史料记载，毕济时在任工部郎中时，在山东运河河道管理方面，做出许多革除陋弊的业绩。

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，京杭大运河南旺一带80余里河道出现淤塞，漕船滞留。毕济时奉皇帝之命赶赴现场，会同山东巡河、分守等官员入夜巡查，调集千万民工及时清淤疏浚，使运河得以畅通。他屡次反映河道管理的弊端，提出相应治理措施并得以施行。

正德十五年（1520）正月，武宗帝批准其请求，规定此后沿运河一线的军卫、有司存贮的桩草、夫价银两，“非关河道急务，不得擅用”。明朝规定，管理运河官员专职管理河道，其上司不得差遣办理其他事务。尽管朝廷三令五申，却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施行。

嘉靖元年（1522）二月，毕济时上奏说，运河临清以北沿河所属大半为屯军，但“军屯之地铺舍尽毁、官柳尽伐、堤岸不修、河洪不浚，军民船舶盗劫为常”，并指出原因主要是武职廉勤者少，而抚按又委以被差；军士缺伍者多，且壮丁大都被编以它役，对河道维护重视不足。

毕济时的奏疏转到兵部，兵部非常重视，后经覆准，兵部依照军政考选事例，每处卫所都选定一员廉洁勤慎的指挥，专门负责河道事务，使河道管理更加有序高效。

毕三才，生卒不详，字诚叔，号印石，毕济川的孙子。贵溪县小田村《毕氏家谱》载：毕济川无子一女，过继毕敦之子武卿为后。三才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中进士后，初任徽州府推官，钦授监察御史，万历三十年（1602）任云贵川陕等七省巡按，凡13年，升太仆寺少卿（正四品）。宁夏告急，敕代阅武事后赐一品服俸。声名煊赫，成为贵溪毕姓家族中官职最显、权位最重、至今传说最多的一位。

1598年至1599年间，毕三才奉旨来济宁勘察水务，重修了屏立工部济宁分司的“济川”“濬济”两座牌坊，并延请时驻济宁任都水司主事的胡瓚题坊额，将“济川”改为“排泗”。如此是谦迹之举，还是为避祖先讳，不得而知。

至此，济川坊还在，坊名已改。立坊的时间，应该是毕瑜来济宁任职的第一年，也就是毕济川出生的那年，即1469年。消失的时间，应是清康熙十四年（1675）分司裁撤辟为济阳书院，以及后作慈善机构普济堂以后的事。如此算来，这座蕴含着传奇故事的牌坊，在济宁运河岸边矗立200余年。

毕瑜、毕济时、毕三才或数年或数月、数日履职的明代工部济宁分司，位置在哪儿呢？济川坊又在哪里呢？

工部济宁分司，为工部山东四大分司之一，是工部都水清吏司，简称都水司，职官在济宁的衙署。《兖州府志·河渠志》载：“都水司主事一员，奉部檄行事，驻诸济宁，掌凡泉源闸坝之政令，府州县管泉管河官员皆属提调。”

工部济宁分司署，初建在城外王家屯，房屋23间；后移建城南门外鼓楼街北，面东设门。

毕瑜来任主事后，始改坐北朝南向。至清康熙年间辟为书院前的衙署规模，三进院落和两处跨院，建筑共58间。

第一进院落里，有仪门、直宿房、书吏厅、外厨房、皂隶房等，主体建筑为兼济堂，六楹，堂前有抱厦，东为书办房，西为文卷房。偏东一处跨院，有君子轩。君子轩之前为客厅，之后为一卷亭。南墙边辟有绿台、莲池，植有疏竹，池中荷叶田田，台上竹影婆娑。偏西一处跨院，是土神祠。第二进院落，主体建筑饮水亭，东西为书房。第三进院落是寢棧院，寢楼上下10间，楼之前为东西厢房，楼之西侧有莲池，池北为草玄亭。

衙署大门，前题“都水行台”，后题“砥柱中流”。都水台，是主管治水的官署名，明代在工部设都水司，不单设台监；行台，是指中央机关临时在外设置的分支机构。砥柱中流，是分司署官员告诉民众，他们能像黄河中流砥柱一样力挽狂澜。门侧东为官吏房，西为听差房，其两侧筑建东西鼓楼，而“鼓楼街”也因此得名。

大门之前以东以西，共建有7座牌坊，其额题标示着官署名称、治所地理位置、性质和职责。门前，中为“转漕要会”坊，东、西为“节宣国脉”“飞挽京储”两座跨街石碑坊。

转漕，取“天下转漕，仰此一渠”之意；要会，通都要道之义。赞誉济宁是运河之上的通都大邑。节宣国脉，是言济宁“南控江淮，北接京畿”



“闭则为锁钥，启则为通关”“济宁通则全河活，济宁塞则全河停”的特殊地理环境，以及济宁之于整条运河极端重要的地位。飞挽京储，则言漕粮迅速运到京城。

又东为“国赋通津”坊，额题之义也是说济宁“处漕渠之中，襟带四方”，南北冲要的特殊地理位置，以及赋税征收的重要关口。门之最西北，为“司空行署”坊。司空，代指工部的官员；司空行署，指工部驻扎济宁的公署。

分司署衙最东，顺运河而建之牌坊，即是毕瑜所建，其曾孙毕三才重修的两座牌坊，北曰“濬济”，南边那座，就是“济川”坊，重修后改名“排泗”，由时任工部主事胡瓚题额。济川，排泗，濬济，是言工部济宁分司的职责，就是引水济运、疏浚漕河。尤其是毕三才重修、胡瓚题坊额的牌坊，更是记录着毕氏祖孙为官运河的传奇故事。

工部济宁分司署，在今老运河盛泰桥西、鼓楼街路北公路佳苑小区附近。济川坊，约在今鼓楼街与竹竿巷交叉路口的“竹竿巷”石坊处。沧海桑田，世事多变。不变者，运河依然在，文化在流传。

- ①1914年的小闸口。河对岸即明代工部济宁分司遗址。
 - ②鼓楼街与竹竿巷交叉口处的竹竿巷坊。约为济川坊旧址。
- 资料图片

出此石由天外飞来的奇幻。

继续向西，走上依山而建的悬空栈道，一侧是山壁，另一侧有铁护栏，身外深谷幽峭，拾级而行，有飞崖走壁之感。栈道向上，洞穿山石，攀至尽头竟遇一堆乱石，看似无路可走，停下观察，发现左侧有一不起眼的矮洞，便蹲下蜷身钻入洞中。

从另一边洞口钻出，踏上观海石，顿觉柳暗花明，豁然开朗，观海石旁便是峰山主峰五华峰。观海石的观光角度奇佳，视野范围至少有300度，山间美景尽收眼底。东面行经的众峰错落有致，已很遥远；南面碧空如洗，葱葱茏茏的茂树绿丛间，散布着大量峰山奇石；西面隐约可见登山西线，北面是辽阔的原野和挺拔的牙山。山下池塘泛着明亮的光，阡陌之间充满夏天田野的蛮绿和冲劲，田园瑰丽，群鸟翔集，一片生机盎然。眺望远方，地平线上云雾萦绕，缥缈朦胧。

太阳西斜，伴着清凉的山风，我恋恋不舍地下山，乘轨道车至山脚，从西门离开。我坐上车，翻看当天拍的照片，默念杨堂庭先生在他题留的“鳌”字旁所写的跋文：“邹鲁峰山，岱南奇观；美夺五岳，秀丽曠饌；帝王騷客，幸会于斯；古今共赏，以鳌记之。”峰山的奇美，留在身后，也留在我的心上。 图为“鳌”字刻石 ■资料图片

了。美是被人用来称赞的，尤其是自然之美；美是被人用来珍爱的，尤其是天趣之美；美是被人用来传播的，尤其是灵性之美。

荷风送香三百里，可又岂止三千里，三万里。散去城市的喧嚣，散开沉重的思绪，散发纯净的情结。从悠然中寻觅，于淡远中回味，在真意中忘言。

微山湖，中国北方第一大淡水湖，她哺育了我和我家乡的伙伴们，波动的大湖流淌着我的心音。

家乡的大湖，永远年轻。

■杨国庆 摄影



中等身材，为人和蔼，山东口音，头发有点花白，常穿一件银灰色的中山装，这就是高中学校图书馆石信卿老师给我的印象。听说他年轻时曾参加过北伐，因此腰板始终还是挺得蛮直的。那时，我被班级推荐开馆时协助石老师管理图书和借阅登记，和他逐渐熟悉了。

每天中午和下午课余时间，是图书馆开放报刊阅览和图书借还的时间。石老师还是挺忙的，不是对外开放的时段，工作也蛮多的：新进的采购图书，要及时做好目录卡片并登记在册；报刊都要整理归档，然后整齐装订；书籍如有破损，还要手工修补；每天打扫卫生，保持环境清洁，是必须的。尽管辛苦，但他任劳任怨地在图书馆这块田地里默默耕耘着。

石老师看我喜欢读书，就常破例允许我到书库内自由挑选。因此在课后，我常常遨游在浩瀚的书海里，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，一看就是好久时间。

高三时候，石老师找我商量，在图书馆门前的墙上出一块黑板报，以正确引导学生读好书，及时提供新书信息。我和另一位同学很快就出了黑板报，石老师看后还是比较满意的。

文革开始后，去图书馆的人很少，没有了以前的热闹情景和气氛。图书馆偏居一隅，石老师仍像以往那样，只身陪伴着那些书，规规矩矩地每天准时上下班。那段时间，我倒常去图书馆，安静地读了许多书，增长了不少知识。

毕业分配去农场，走之前把离校手续全部办清，包括归还图书馆借来的书。奇怪的是，再未见过石老师，不知他是否退休了。

弹指一挥，多少年过去了，师生欢聚过数次，遗憾的是，没人再见过石老师，也打听不到他的任何下落。

前些年的某一天，我把“石信卿”3字输入电脑，网上也没见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只是在介绍山东济宁名胜兴隆塔时，提到塔上有用锐器刻的“平原县石信卿于民国廿六年（1937）避倭乱于此留念”的字样。这人是否就是石老师呢？无法证实。但从石老师年轻时的经历来看，年龄特征有点像是他。

当年我们学校许多老师都深受同学们爱戴，而石老师与上课的老师相比，在学生心目中是一个不起眼的老师。但我隐隐感觉到，他可能有不平凡的经历和跌宕起伏的人生。遗憾的是，我当年没有更深入地了解。难忘我的老师，谨以此文表达对他的思念。



畅游济宁

南池如有待

张恒利

趁着闲暇，去南池公园遛弯。南池，步步都是景。北大门汉唐风格的门楼长廊，大气端庄；东北角的古南池牌坊，拔地而起。与太白楼遥相呼应的王母阁，巍峨壮观，雄踞园内；九龙叠水处，冷冷作响，铿锵摇曳。用脚步一点一滴还园中的梅影、紫云、南池、竹翠、天香诸桥，北辰、瑶池湖，荷香、昆仑池，水中窜出的荷叶密密匝匝，荷花缭绕着芬芳，若能荡舟湖上，又别有一番情趣。待到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之时，蒹葭清苍悦鼻官，当会流连忘返。

南池，是文化的南池。楹联、匾额随处可见。“故苑新姿四季清芬盈广袖，风柔雨润一园秀色醉幽怀”，公园的清秀囊括括联中；“醉听天籁亭中卧，闲赏锦鳞水上吟”，联中的闲醉之情让人想到“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”；而“花开四季为邹鲁地调浓春色，藤绕千寻喜时代风吹绿南池”，又将时代新风与自然美景融为一体，豪迈之情溢于言表。

少陵祠旁的碑廊，历代文人咏南池的书法作品，一应俱全。楷书端庄稳重，行书流畅自然，草书飘逸似飞流直下，金文古朴苍劲令人留恋，整个碑廊就是一本诸体兼备、不可多得的书法字帖。驻足少陵祠前，口中喃喃着子美“晚凉看洗马，森木乱鸣蝉。菱熟经时雨，蒲荒八月天”的诗句。

南池，是接地气的南池。从早到晚，人潮不断，尤其早和晚，人们在这里徒步、欢舞、闲聊、高歌、弹奏。东门南侧，有一群健身的人，甩臂，长腿，挺胸，运动之美在湖畔徜徉。还是少陵说得好好：“江山如有待，花柳自无私”。是啊，今朝晴朗可喜，南池亦如有待，舍此复何之？ ■刘建新 摄影

人物志

石信卿老师

上海虹口 孙宏舜